

福州

WAITING FOR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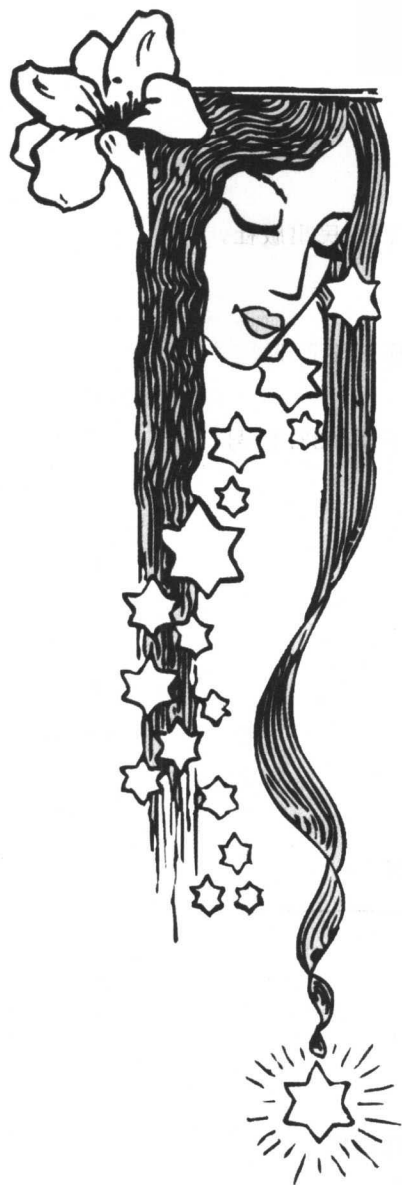
留守女人

王志君 著

在福州，生活着这样一群女人，她们的丈夫和男友出国打工或留学，她们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艰难度日。她们纯洁善良、妖媚动人。她们守着一个花好月圆待几时的残梦，守着一个半分開的家，守着一份难以表达的寂寞。她们倾注爱情的方式只有无尽的思念。然而，在生活沉重而痛苦的压力下，在漫长而遥遥无期的等待中，她们被迫做出了自己无奈的选择……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她们是一群常年独守空房、独饮寂寞的留守女人，她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辛酸与无奈……



福州留守女人

王志君 著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福州留守女人/王志君著. —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07. 4

ISBN 978-7-219-05590-8

I. 福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33745 号

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

责任编辑 杨 冰 郑 洁

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工作室+金丹

版式设计 雅泰书装

福州留守女人

FUZHOU LIUSHOU NÜUREN

作 者 王志君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区计委机关服务中心印刷厂
开 本 710 毫米×990 毫米 1/16
印 张 13
字 数 165 千字
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5590-8/I·974
定 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福州 留守女人

WAITTING FOR...

在福州，生活着这样一群女人，她们的丈夫和男友出国打工或留学，她们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艰难度日。她们纯洁善良、妩媚动人。她们守着一个花好月圆待几时的残梦，守着一个半分开の家，守着一份难以表达的寂寞。她们倾注爱情的方式只有无尽的思念。然而，在生活沉重而痛苦的压力下，在漫长而遥遥无期的等待中，她们被迫做出了自己无奈的选择……

王志君 男，笔名野蛮秦人，青年作家，祖籍陕西，曾任教师、公务员、记者等职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《高原绝唱》、散文集《神奇的土地》，发表各类作品上百万字。

作者简介



艾蓝著 定价：20.00元
乱世红尘孽爱悲情小说
史上最珍贵之丝绸揭秘
可媲美《胭脂扣》的又一粤地女子风情录



爆米花著 定价：18.00元
新锐青年的恋爱宝典
都市合租的相处圣经

监 制：江 淳 彭庆国

责任编辑：杨 冰 郑 洁

美术编辑：王 霞

封面设计：北京时代华文书局设计工作室 全 丹
Beijing Design Office 010-84803033

版式设计：雅泰书装

编辑热线：(0771) 5538532

投稿邮箱：gxpph@sina.com

QQ：81392923 328862316

MSN：ybtily@hotmail.com

zhengjie218@hotmail.com

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7 重磅推荐

乱世红尘孽爱悲情小说

史上最珍贵之丝绸揭秘

可媲美《胭脂扣》的又一粤地女子风情录



一位倾国倾城的女人，一段陈塘青楼的岁月，一个孽爱悲情的故事。

一束流光溢彩的香纱，一场永载史册的时尚，一张无法破译的秘方。

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风起云涌，乱世更乱，红尘愈悲；

更引发了二十一世纪初，香云纱时尚席卷全球之狂潮。



留守女人是福州特有的一个群落，几个世纪，几百年来，她们都生活得寂寞而无奈……

| 引子 P 1

在这座城市里，有着太多的留守女人。她们像一朵朵艳丽的花，独自寂寞地开放着，开放在阳光无法照射的残垣断壁旁，一任人间春去春回，天上云卷云舒。

| 媚娘的故事 P 4

她说她是一个留守女人，和这座城市里的所有留守女人一样生活艰难。她说起了她的孤独和寂寞。

| 阿莲的故事 P 48

阿莲阻止老公，用自己的身体和语言。她表现得前所未有的主动。她对老公说，留下来吧，我需要你。我们和他们不一样，我们生活得很好，我们不需要出国就可以赚到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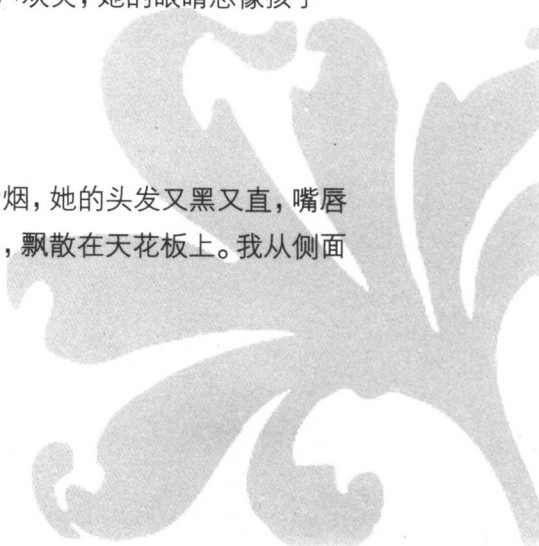
| 京榕的故事 P 87

京榕不像媚娘和阿莲她们那样美艳逼人，但她的真诚，她的纯净，她身上流溢的一种清洁的学生气质，仍然让人一见难忘。她总像孩子一样大声说话，大声欢笑，她的眼睛总像孩子一样明亮清纯，清澈见底。

| 王靖的故事 P 142

她眼睛望着窗外，默默地吸着烟，她的头发又黑又直，嘴唇鲜艳，烟雾从她的头发上袅袅上升，飘散在天花板上。我从侧面望着她，她显得异常妖艳妩媚。

| 后记 P 203



引 子

2005年夏天的一个黄昏，我独自徘徊在福州的街头。东街口的夜晚依旧喧嚣而热闹，如同它许多个人流如涌的白昼。我坐在一家肯德基快餐店的门口，慢慢地呷着一杯冰凉的可乐，望着面前走过的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心境平静，如同枯井之水。

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福州。

一年前，我因为工作离开了福州。我是记者，记者的生活注定了我就像候鸟一样不断迁徙，注定了在每一座城市都是匆匆过客。一年前的那个阴云密布的下午，我带着满身的疲惫和伤痛，站在闽江边，对着这个飞扬着万丈红尘的南国都市说，我再也不会回来了，再也不会。那时候，我毅然决然地告别了波涛滚滚的闽江，也告别了我伤痕累累的青春岁月。我知道，那一切都是因为媚娘。那时候，我没有想到，一年后的今天，我又回来了，这一切也是为了媚娘。

媚娘是我的恋人，我永远的恋人。我爱媚娘，也爱她生活的福州。

此刻，我散乱的目光浏览着街边熟悉的风景，仿佛又回到了当初那些伤感而美好的时光，又想起了媚娘。此刻，她在哪里？来来往往的女子，穿着超短裙显得魅力无穷的，穿着牛仔裤显得亭亭玉立的，留着披肩长发飘逸优雅的，留着齐耳短发风情万种的……都没有一张是熟悉的

孔。我怅然若失。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她，我的媚娘。

媚娘是一位留守女人。

在这座城市里，有着太多的留守女人。她们像一朵朵艳丽的花，独自寂寞地开放着，开放在阳光无法照射的残垣断壁旁，一任人间春去春回，天上云卷云舒。

传说中，远在郑和下西洋的遥远的明代，这座城市就刮起了海外淘金的风潮，这股强劲的风潮一直绵延至今。而在今天，这股风更为浓烈。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，在我当初供职的一家报社旁边，有一家办理出入境有关手续的机构，每天我上下班的时候，都能看到门口排了长达几百米的长队。那些怀揣着梦想一心寻找途径去国外的青年男子，急急地涌出国门，而把自己的新婚妻子或者女朋友留在福州，让她们夜夜独守空房枉自嗟叹。汹涌的感情无法排遣的她们会拿起一张报纸，找到我登载在报纸上的情感倾诉电话，拨通我的号码。然后，我们相约见面。她们都无一例外地漂亮迷人，却又满腹幽怨眼含忧伤，让人心生爱怜。那时候，我的名字常常在她们的口中提起，她们说，我是她们最要好的朋友。

那时候，我走在大街上，常常会想，这个和我擦肩而过的女子，也许就是幽怨的留守女人。福州留守女人太多了，据说，福州地区的留守女人足有上百万。

我采访过很多的留守女人，她们的故事深深地感染了我，我总是无法想象，在她们美丽的容颜背后，会是彻骨的伤痛和无言的悲凉。

此刻，在福州最繁华的东街口，我慢慢品味着已逝的时光，像品味着面前这杯冰凉的可乐，心中溅起一片喜悦和淡淡的忧伤。我不知道，一年后的她们，现在在哪里，生活得是否如意，她们是否也会想起我，是否也会像我一样怀恋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。她们的面孔一张张从我眼前闪过，我的媚娘，还有好朋友阿莲、王靖、京榕……媚娘高大丰满，像一个混血儿，显得魅力十足；阿莲的头发染成了黄色，皮肤也黄黄的，像被太阳烤焦了一样；王靖声音细细的，五官小巧，像刚刚从古代的仕女画中走出；还有京榕，她已经去了那个名叫天国的地方，那时候她一直穿着一条红色

的裙子，那条红裙子像一面旗帜，永远都会飘荡在我的记忆中……

不知什么时候，我的面前坐了一位女子，她一袭黑裙，皮肤异常白皙，发着精美的瓷器一样的炫目光彩。她双手托腮，静静地望着我，眼光灿若星辰，长长的头发衬托出一张多么姣好的脸庞。在她目光的注视下，我有些惶惑。漂亮的女孩，总是有一种威慑力。

不认识我了，大记者。她笑着说。路灯光下，她两排整齐的牙齿白得发亮。

我也笑了笑，努力搜索自己关于福州的残存记忆，然而，却没有关于她的印象。

我是阿青啊，你怎么这么健忘，我是媚娘的小姑子。她撅起红红的嘴唇，故作生气地说。

我懵懂的记忆突然一下子打开了。我想起了去媚娘家见到她的情景。可是，那时候，她是一个非常清纯的大学生，总是穿着T恤衫牛仔裤，风风火火地进进出出，肤色被太阳晒得黝黑，她浑身都散发着健康和阳光的气息。而现在的她，却像是一个阅人无数的风尘女子。

我大学毕业了，现在在一家桑拿城上班。她说。

难怪会这样。我心中暗暗地说。福州的桑拿城为数众多，鳞次栉比。每到夜晚来临的时候，桑拿城五颜六色的灯光就次第亮起，闪烁着暧昧的光芒。桑拿城的门口散落地站着搔首弄姿衣着暴露的女子，停靠着一辆辆高级轿车。桑拿城是福州特色的美丽夜景。

媚娘还好吗？我问。

媚娘已经离开了我们家，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。

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大吃一惊。

我哥哥在伊拉克打工，前年冬天死了。她就离开了。阿青说。她长长的睫毛垂下来，掩饰着眼中的忧伤。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好用手指轻轻地梳理着她的长发，我的手指颤抖着，心也在颤抖着。她乖巧地靠在我的肩头。我看见她的眼角挂着泪花。

媚娘的故事

1

如果你没有钱，你一定要帅；如果你不帅，你一定要酷；如果你不酷，你一定要有才华；如果你没有才华，你一定要幽默；如果你还不幽默，你一定要对女人忠诚。

这是第一次见面时，媚娘对我说的。那天我们坐在咖啡馆里，面对面坐着，面前放着的两杯咖啡，氤氲着飘渺的芳香，飘散在我们举目可及的视线里，嗅一口，让人深深沉迷。音乐如水，在房间里弥漫，是那种很浪漫很情人的音乐，总让人的心跃跃欲试。媚娘双手平放在茶几上，手指纤细。她用那种很深邃很沉稳的目光望着我，是那种历经风浪的成熟女人的目光。

她的领口开得很低，两颗饱满的乳房几乎要撑破衣服喷薄而出，深深的乳沟让人想入非非。在谈话的瞬间，我总会偷偷地瞄一眼，又惶惶地转移视线。她显然知道我的莽撞之举，嘴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，像一阵风掠过湖水，然后又转为平静。

她说她是一个留守女人，和这座城市里的所有留守女人一样生活艰难。她说起了她的孤独和寂寞。她说丈夫出国去了伊拉克，她很担心，那里经常会突如其来地爆发枪战，那个国家的形势风雨飘摇，而在双方枪战中，总有无辜的平民伤亡，尤其

是来自国外的人。

我静静地听着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，因为我，还有我的那些朋友，都没有过出国的经历。身处北方，出国好像只有留学这一条路，出国对于北方的我们显得异常遥远而艰难。而在这里，在福州，我随时随地都能听到出国的话题，这里的人们谈论出国就像谈论买菜做饭一样平常而随意。

她说，他们每周只能通一次电话，因为越洋电话费用太高。漫漫的长夜里，她心中的孤独难以排遣，再好的电视节目也索然无味，捧起书籍头脑就嗡嗡作响，她只好去大街上。她在午夜的街头游荡，心中充满了浓浓的忧伤。那时候，每一对从身边携手走过的恋人都让她羡慕不已，她眼睛收获着别人的爱情，心中越发惆怅和迷惘。她不知道该去哪里，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，她就像无家可归的孩子一样，孤独地流浪。那时候，她太需要和人交谈了，太需要得到抚慰，哪怕是一个再丑陋的人，哪怕是一个刚从建筑工地上回来的民工也好。可是没有人，没有人来和她说话，没有人来抚慰她的忧伤。

我听着，插不进一句话，我只能一杯又一杯地把她面前的杯子续满。我看到她的眼角挂着泪珠，一滴泪珠沿着她光洁的脸颊滑落。泪珠很晶莹，她没有擦拭，她没有察觉。

夜深了，我站起身才发现，咖啡店只剩下了我们这一对。要打烊了。

我们走出咖啡店，凉凉的夜风轻轻地吹着，让人很惬意。我们横穿马路，要到对面去打的。可是车流如潮，把我们阻隔在马路中央，我们就像置身在四周海浪滔天的孤岛上一样，惶恐而无助。一辆大卡车隆隆驶来，地面也在震颤，她抓紧了我的手，我趁势把她的手握在手心。然后，再也没有分开。

坐上出租车，我告诉了司机我居住的小区的名字。她靠在我的肩头，闭着双眼，穿过车窗玻璃的路灯光照在她的脸上，我看见她的脸上一片宁静，波澜不惊。

那段日子里，我和同事陈凯租住在福州韭菜巷的一幢单元房里，一

人一间小卧室。陈凯已经有了女朋友。我们相处非常和睦，在那间狭小的厨房里，我们常常一起做饭。晚饭后，又一起去街巷转悠。后来，我们一起离开了福州，他去了当时地处长沙的《体坛周报》，我去了武汉一家刚成立的D报。

在D报上班时，有一天早晨，我还没有起床，突然电话响了，是陈凯打来的，他和女朋友来看我，他们已经到了武昌火车站。我慌忙起床，洗漱完毕，整理床铺，打开门，他们已经站在了门口，他那个身材纤细的女朋友怀里抱着一个小孩，他们已经成了三口之家。我惊愕万分，又羡慕不已。

他是我在福州最好的朋友，直到今天，我们还经常通电话，互致问候。

那天夜晚，我和媚娘来到了韭菜巷，窄窄的小巷不容车辆通过，我们手挽着手向小巷深处走去，夜风轻轻拂起她的长发，长发摩挲着我的脸颊。她的身体有一股芳香，让人深深沉迷的芳香。我们肩靠着肩，心中有一种汹涌的激情在澎湃。

然后，走上更加狭窄的楼梯。没有路灯，灯泡不知什么时候坏掉了。我们手握得更紧了，我在前面步步维艰，她在后面亦步亦趋。刚刚爬上二楼，我们突然一起停下脚步，不约而同地，突然紧紧拥抱在一起，我听见了她重重的喘息，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因为爬楼梯太累了，还有轻轻的呻吟。

后来，一直爬到我居住的五楼，我们爬得缓慢而悠长。后来，我常常会回忆起这次和她一起爬楼梯的情景，回味着每一个细节。想着想着，心中就掠过一丝淡淡的甜蜜和忧伤。

相互陌生的男人和女人之间，只要那层薄薄的纸张被捅破，其余的一切都顺理成章，都水到渠成。

我们走进客厅，隔壁陈凯的房间灯光已经熄灭，他们也许已经睡着了。我打开房门，拉着她轻手轻脚地走进去。朦胧的月光透过窗帘照进来，使得室内的一切都影影绰绰，那张宽大的双人床，似乎张开暧昧的

怀抱，静静地等候着我们。一到床边，她就迫不及待地抱着我，滚落在床上，床板发出痛苦的吱呀声。

那时候，我什么都不懂，在我大学漫长的三年多的恋爱时光中，我和女朋友只是拥抱接吻而已。有时候，我的冲动像山洪一样在峡谷间激荡，寻找着突破口想奔腾而下一泻千里，而她总是牢牢地坚守着堤岸，说等到结婚的那一天，她会什么都给我的。然而，我没有等到结婚的那一天，大学一毕业，她就做了一名富商的情人。那名富商用金钱买走了她的初夜，她待价而沽，终于卖了一个好价钱。

媚娘开始动手解我的衣服，她的手指在哆嗦。她抚摩着我的胸大肌，又把脸贴上来，我的胸脯上湿湿的，是她的眼泪。她又紧紧地搂着我的腰，脸贴在我的小腹上，这时候，楼下突然响起了猫叫声。

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那晚楼下的猫叫声，叫声前所未有的嘹亮。起先是一只猫在叫，后来就有许多只猫在同声应和。那段日子正是暮春，半夜时总有猫在凄厉而悠长地叫春。第一次听到时，我还以为是谁家被遗弃的小孩在哭叫。我曾经给陈凯说过，我说哪家的父母这么狠心，我想下楼去抱上来收养。陈凯的女朋友偷偷地笑了，她对我说，那是猫叫声，它和你一样，在思春啊。我才明白了。

我常常会想起媚娘，她是我今生中的第一个女人，没有男人会忘记自己的第一次，不论他一生中会经历多少个女人，就像女人也不会忘记自己的第一次一样。我想，今生我都会一直想念着她，一直在心底里爱着她。

媚娘说，她二十八岁，大我五岁。她原来是教师，她家在南平，那是福建北部的一个城市，传说中那里曾经是闽越古国的所在地。那座城市因为盛产美女而在南方遐迩闻名。

几个月后，我出差去媚娘的故乡南平，那座地处闽北的掩映在青山绿水中的城市异常美丽，大街上随处可见风姿绰约窈窕婀娜的女子，举首投足都带着一种大家闺秀的气韵。她们普遍地双腿颇长，面容洁白，嘴唇丰润，气质高雅。媚娘说，那是因为她们血管里奔腾着闽越皇室的血液。

那天夜晚，我们睡得很晚很晚。我说起了我的童年时光，那时候似乎总是阳光普照，阳光照耀着通往学校的小路，我一路急匆匆地奔跑着，气喘吁吁地推开教室吱呀呀的木门，而几乎每次都会看到老师威严地站在讲台边，透过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看着我，我恐惧万分，自动退回到教室门口，站直身体，一站就是一堂课。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总是上学迟到，所以总在无休止地罚站，罚站的结果是我对老师一直心存敬畏。一直到大学都是这样。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媚娘居然也是教师，原来教师也有这样温柔这样亲切的。

媚娘说，我不是一个坏女人。

我说，当然不是。我喜欢你。

媚娘笑了，黑暗中，我看见她白白亮亮的牙齿。她笑得很开心。

那天夜晚，我们交谈了很久很久，我们谈论自己的经历，谈论彼此喜欢的书籍。凌晨时分，我们才沉沉睡去。

一直到下午，我才睡醒，睁开眼睛，我看到媚娘正站在窗前，慢慢地梳理着长长的头发，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散在她的肩后，黑如墨染。她不着一缕，她很丰满，翘翘的臀部像起伏的山丘，她的皮肤泛着微黑的健康的光泽。我悄悄地走过去，伸手从后面搂住她，她撒娇地把头靠在我的肩膀。那一刻，我觉得今生今世再也离不开她。

我不知道是我和媚娘见面的第几次，我们就一起去她家的。她家住在—个叫做“宫巷”的地方。宫巷和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名字的三个坊六个巷一起被人们统称为“三坊七巷”。这是福州最有名的地方，它承载着福州的沧桑和履历。现在这些地方都非常古老而拙朴，墙壁斑驳，屋瓦嶙峋，房顶上长满了萋萋荒草和厚厚的苔藓。每个福州人都为这些地方而骄傲，他们常常会在外人面前自觉不自觉地谈论这些地方，自豪与矜持形之于色。走在“三坊七巷”的青石板铺就的路面上，仿佛走进了晚清民国的悠长画卷。小巷里举目皆是名人故居，门口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块小木牌，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——萨镇冰、林则徐、方声洞、林觉民……

我第一次走在宫巷时，敛声屏息，脚步轻轻，好像担心会惊醒沉睡了上百年的他们。原来媚娘一家也是名人之后。一百年前，只有声望卓著的人才能居住在这些地方。在那个并不遥远的年代，每一个骑马的人从这里经过，都要牵马步行，蹑足而过。再有钱的商人，也难得在这里购得一块立足之地。

我只去过媚娘家几次，但每次都能遇到她的小姑子阿青。阿青总是一身新潮打扮，浑身散发着勃勃的青春气息。时尚的阿青站在那些砖房木柱的古老房屋前，简直就像油画一般唯美。我曾经为她拍过许多照片，发布在网站上，让许多网友啧啧称羡。

但是阿青说，她不喜欢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太古老，远离现代，甘守清贫，早就落伍了。她宁愿选择洋房别墅，她要与现代合拍。

所以，当初在她的哥哥去伊拉克时，她是第一个鼓动的。她说，金钱对一个人，尤其是一个男人，是最重要的。

2

我没有想到在我第二次来福州时，遇到的第一个熟悉的人是阿青，我没有想到当初的阿青已经长大了，已经长得脱胎换骨。

那个黄昏，我们一起坐在福州的东街口，这里一直到午夜还是人声鼎沸，一对对时尚的男女从我们身边依偎走过，呢喃私语。迪吧的声音像潮水一样从玻璃门奔泻而出，都市青年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。

我说起了我的忧郁，我以前的工作，和此刻的失业。我不知道一年后，重返福州，是否还能站稳脚跟。我说，我还想干新闻，还想做记者。我喜欢这个职业，我不知道离开这个职业后，我还能干什么工作。然而，整个福州只有两张报纸。一张叫做《A报》，一张叫做《B报》。我先后在那两家报社工作过。我知道报社是许多大学毕业生向往的地方，而我离开后，再要回去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这两家报社都不会缺人的。